



◎ 王國照 校長

以高醫為榮

掐指一算，再一個多月，我要屆齡退休了。逝者如斯，六個年頭，二千一百九十個日子彷彿只是一個彈指；如今我就要揮手告別這個和你們朝夕相處的校園了。

俗話說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。但我不想用這樣感傷的話來向你們說再見。但一時之間，我也找不出恰當的用語。雖然邱吉爾說得乾脆：酒店關門，我就走！但這份拍拍屁股就走人的豁達，卻又不是我此刻的心境所能比擬的。那麼，與其在臨別擺個 pose，倒不如就讓它一切盡在不言中吧。

我不知道，這六年來你們的感受如何？不管我自譽為過河卒子或是老驥伏櫪，從千禧年自異邦回到母校服務的這六年，我唯一的心願就是希望能為轉型中的高醫奉獻一份心力。但校務千頭萬緒，為免顧此失彼而上緊發條，會不會操之過急而讓大家喘不過氣來呢？還是因為對資源的運用或人事的拿捏，基於整體的考量以致順了姑情，失了嫂意？不過，凡事不能盡如人意，但求問心無愧而已。最近流行一句台詞：凡走過，必留下痕跡。旨哉，斯言！這六年來的種種切切，犯不著我這個老園丁來絮叨或首喙，而應留給你們來論斷才是。

這一、二年來，許多蒞校參訪的貴賓，都異口同聲的讚許煥然一新的高醫，已經成了一所典型的都會大學，校園既有型而且怡人。但我們絕不以此自滿。因為單是外表景觀的亮麗是不夠的。其實讓我們更感到驕傲的，毋寧是這六年來，我們正加緊腳步朝著前瞻、宏觀、品質、效率、現代化的醫學大學經營之道邁進，同時更揭擧了「融新匯舊、領袖群倫」的共同核心價值，作為打造一個進步校園的重要基石。

六年，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。不過，若要不斷地向高標挑戰，提升競爭力，那麼有待推陳出新的各項校政重大措施暨建設，不但既多且繁，而且在在需要分門別類付諸實踐，以免流於形式，淪為口號。所幸，我們還是不畏艱難地設法達成目標。譬如掃除積習建立醫師專勤制度；劍及履及的重軍佈署，構築世紀疫癘SARS的高醫防火牆，讓南台灣原本延燒肆虐的疫情風暴得以化險為夷。此外，啟川大樓的興建，圖書新館的完工，以及誠品書店的進駐，都是排除萬難，漸入佳境的著例。

不過，在臨別前，讓我猶難釋懷的，就是屏東潮州籌設分院，反反覆覆，以致曠日持久而功敗垂成。高醫已經走過半個世紀，始終抱持以善盡南部民眾的醫療照護為職志。而今，高醫允為南台灣的醫學重鎮，更應擴大照護的深度與廣度，積極下鄉為偏遠的社群提供先進的醫療服務，才是高醫矢志奉獻本土醫學的終極關懷之道。其次，籌建杜聰明教學大樓（即第二教學大樓），雖立即獲得北美校友會的熱烈響應及支持，公開宣佈由該會負責挹注一半的經費，但好事多磨，也因董事會的臨時變卦遂告無疾而終，令人扼腕。事實上，為求高醫的永續發展，就不能吝嗇於積極投資未來。尤其是在加速提升大學的競爭力上，為了進行更頂尖的醫學研究，以及能夠延攬更多優秀的人才前來投效高醫，就不能沒有一流的週全設備和現代化的理想空間作為誘因。此外，我們更不能忽略為莘莘學子提供令其滿意的學習環境的責任，否則將成為我們辦學不力的一大缺憾。總之，校政的運作，倘遇外力的不當介入干與，或因觀念的落差而舉棋不定，往往造成的後果豈止是整體共同利益的損失，而且也是滯緩學校發展的致命傷。

高醫已經走過半世紀，我返回母校服務六年，只是走過高醫歷史的一小步。但，承蒙大家的鼎助，讓高醫因積極轉型而脫胎換骨，我除了感激，還是感激。當我向大家揮手之際，除了祝福大家，也要說出和大家一樣深藏在心底的話：我們永遠以高醫為榮。